

畫錯顏色的後果

吳誦芬

〈杏園雅集圖〉與戴進傳說的矛盾

傳說明代著名浙派畫家戴進赴京發展，卻不受當朝皇帝明宣宗的寵遇，原因有好幾種。其中流傳最廣的一種，是因為戴進在御前畫了紅衣釣客，被當時得寵的宮廷畫家謝環指責：「大紅是朝廷品官服色，卻穿此去釣魚，甚失大體。」……



關於謝環

除了畫藝，浙派始祖戴進（一三八八—一四六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生平逸事，就是呈畫供御為謝環（約一三七〇—一四五二後）所譴一事了。有關明初宮廷畫家謝環的記載相當稀少，文獻中的謝環資料也相當零散。畫史著錄對於謝環的描述多半僅止於「擅山水」，或謝環山水的宗法流派。《畫史會要》與《明畫錄》說謝環的山水宗荆浩、關同、米芾；李開先（一五〇一—一五六八）的《中麓畫品》是唯一提及謝環畫風並有所評判的資料，認為謝環出





圖一 謝環，〈雲山小景圖〉卷，1446左右~1495年前，紙本水墨，28.2×134.4公分，淮安市博物館藏。
圖版出處：楊涵主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6（明代繪畫上）》，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頁47。



圖二 謝環，〈壽樸堂圖〉卷，1463年前，紙本水墨，25×98公分，四川省博物館藏。
圖版出處：故宮博物院編，劉九庵主編，《中國歷代書畫鑒別圖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頁98-99。

自李唐、范寬，但其山水人物都有筆無法度，不能運轉，形同僵臥的問題，且所畫山水欠缺神采，帶有濁病；並喻謝環畫「：如千人之石，確磴之材則是，珪璋之璞則非：」。與謝環活動時間相同的徐有貞（一四〇七—一四七二）題謝環畫說他「筆力兼師董李間，不獨區區論馬夏」；《繪事備考》則記謝環「：工畫山水，筆法淳麗為同事所宗：筆墨恬雅：諸臣不敢望也。」

關於謝環的生平，根據《溫州府志》等地方志，以及與謝環同朝為官，有所來往的友人文集敘述可知，謝環字廷循，一字庭循，以字行，號樂靜，浙江永嘉（溫州）人。據說永嘉謝氏是「故宋閥閱之家」，「先世嘗以文學顯於宋元之間」。謝環本人亦「知學問，喜賦詩，時吟詠自適」。同樣來自永嘉的大學士黃淮（一三六七—一四四九）自稱與謝環「居同里，少小相與，聚處遊樂」。這位同鄉敘述謝環為人「溫和簡重」，「起自



錢習禮

楊溥

王英

楊榮

楊士奇

王直

儒流，兼習繪事」，後來「譽益播於儒紳」，「以藝事徵至京師」。

謝環畫藝的啟蒙老師三山（今福建福州）人陳叔起（？—一四一二前）是元末宦遊閩浙名畫家張舜咨（約活動於十三—十四世紀中）的高足，洪武（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初年在兩浙地方享有盛名，並和黃淮的父親黃性（一三三九—一四二九）是相交多年，「情好莫逆」的摯友。在地理位置緊鄰永嘉的瑞安縣縣志裡如此記載著這位來自福建的畫家：「陳叔起，善丹青，作亭臺山水花果禽鳥神妙逼真，所施采絢歷久不變，名公鉅卿見而悅之，多所歌詠，人以為王維、顧愷之莫之過云。」可見謝環這位啟蒙老師當時受歡迎的程度。與謝環一直互有往還的內閣首輔楊士奇（一三六五—一四四四）說陳叔起「清介凜然，不苟接人」，卻「識庭循於總角，特愛重之，一經指授，輒得其妙處，叔起亦傾洩底裡，庭循



圖三 謝環，〈杏園雅集圖〉，卷，1437年，絹本設色，37×401公分，鎮江省博物館藏。
圖版出處：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繪畫全集·10（明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42-51。

遂馳名於時，永樂中召在禁近：」。

謝環自永樂年間（一四〇三—一四二四）入宮，到宣宗時（一四二六—一四三五）備受寵遇，宣宗（一三九九—一四三五）屢以御製書畫詩文賜之。而當時的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內閣首輔楊士奇、少詹事王直（一三七九—一四六二）、與國子祭酒李時勉（一三七四—一四五〇）等朝臣都曾應謝環所請，為其所受御賜文物題字表記。這些紀錄顯示，謝環因作畫進御應對稱旨，喜好並且擅長書畫的宣宗對謝環的畫藝讚譽有加，不但常常賞以金幣布帛，還將謝環拔擢為錦衣衛百戶，不久又進官千戶。宣宗以後，關於謝環仕宦升遷以及榮獲賞賜的記載中輟了好一段時間，一直到代宗景泰三年（一四五二）六月底，《英宗實錄》中才有一段「陞錦衣衛千戶謝廷循：為指揮僉事：」的記載，而至今尚未發現謝環在景泰三年之後職位變遷的記

錄。若是謝環的仕途就此打住，那麼謝環自明成祖永樂年間入宮奉職，經過仁宗、宣宗、英宗正統（一四三六一—一四四九）年間，到代宗時已經侍奉過五位皇帝。在這數十年的宦海浮沉之中，謝環對於朝中規定想必早已相當熟悉，前所提及傳說中謝環譏毀戴進所用的理由，就是在朝廷品官服制上作的文章。

對照 〈杏園雅集圖〉的圖文

相較於傳世戴進畫作的琳瑯滿目，現存的謝環作品甚少。二十世紀早期曾有著錄提及日本東京森安三郎氏藏有謝環作於景泰三年（一四五二）一月的〈水光山色圖〉，但因此圖欠缺圖版，並且目前下落不明，暫時只能視為年代較晚的一筆文獻記錄。目前可見謝環名下的畫作，除了一九八二年江蘇淮安明代王鎮墓出土的〈雲山小景圖〉（圖一），與四川省博物館藏上添王絨（一三六二—一四一六）偽款的〈壽樸堂圖〉（圖二）等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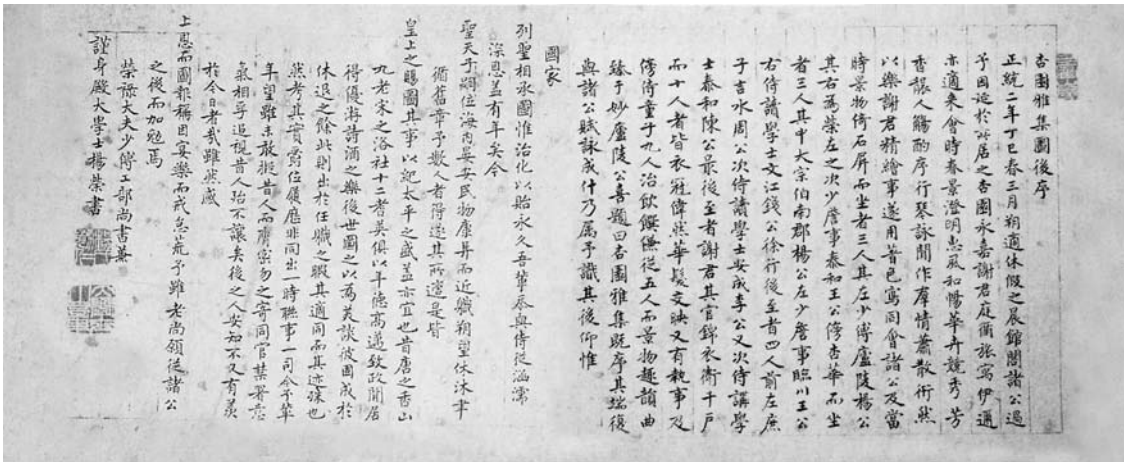
件年代均欠確切的作品之外，剩下的就是分別為鎮江省博物館與美國翁萬戈氏所收藏的兩本〈杏園雅集圖〉。其中前者由於較為完整，〔註〕在論及明初的庭園、雅集、人物肖像畫等等話題時，屢屢成為眾家學者們所援引徵用、對照文獻的熱門畫作。（圖三）但是此圖畫中人物所穿服制卻與《明史·輿服志》的規定不盡相合，而此一與正史不符之處，不但是該圖可靠性上最大的疑點，連帶也考驗了戴進僅以畫中人物服制犯忌便不為御用一說的可信度。（以下所提〈杏園雅集圖〉均以鎮江省博物館藏者為例。）

〈杏園雅集圖〉是一圖文並裱的長卷，整個手卷，除了畫作本身，還有與會人士各自賦詠的詩文。整卷之中最為重要的，是當日雅集主人楊榮（一三七一一—一四四〇）所作的〈杏園雅集圖後序〉（圖四），茲將釋文擇要節錄於下：

〈杏園雅集圖後序〉
正統二年（一四三七）

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晨，館閣諸公過予，因延於所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謝君精繪事，遂用著色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廬陵楊公（士奇），其右為榮，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直）；傍杏華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溥），左少詹事臨川王公（英），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習禮）；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述），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時勉），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循），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戶，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髮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儼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于妙。廬陵公喜題曰「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賦詠成什，乃屬予識其後：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

畫錯顏色的後果—〈杏園雅集圖〉與戴進傳說的矛盾



圖四 鎮江本《杏園雅集圖》卷後楊榮題跋，1437年。
圖版出處：《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六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274-275。

殿大學士楊榮書。

楊榮的〈杏園雅集圖後序〉亦見於《四庫全書》集部所收錄的楊榮文集《文敏集》，全文完全相同，只不過《文敏集》的版本沒有最後「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書」的款署而已。另外，明英宗正統十三年（一四四八）建安楊氏家刊本的楊榮作品集《兩京類稿》卷十，也有一模一樣的〈杏園雅集圖後序〉，看來此文確為楊榮當時為紀念杏園雅集所作。文中提到了雅集時間、畫家姓名、出席人物、官職等資訊。而此文最關鍵的是，楊榮對雅集來賓位置均有描述，觀者可以按圖找出與人名各自對應的肖像！

除了畫家謝環的自畫像被安排在畫卷開端之外，其餘九位官員皆以三人一組的模式，共分三組，分布於畫卷前、中、後三段。按楊榮文章比對可知：第一組緊鄰謝環而立的三人，分別是穿藍色袍服的泰和陳公陳循、穿青袍補服的安成李公李時勉，以及和陳循穿著同樣藍袍的吉水周公周述。畫卷正中間背靠石屏而坐的三人，第一位是穿著青袍補服的泰和王公王直、端坐在王直右手邊的藍袍老者是少傅廬陵楊公楊士奇，雅集主人楊榮身穿紅袍補服坐在楊士奇右邊。而畫卷後段杏花叢邊的三人，楊榮右手邊穿藍袍的是臨川王公王英；第二位留著八字鬚，穿紅袍補服的是南郡楊公楊溥；最後一名身穿青袍補服，雙眼間隔很開，面前有張白紙的人物則是文江錢公錢習禮。全畫主客共十人，當中共有五位穿著有補的官服，其餘未著官服的五人皆以素面藍袍造型現身畫中。

（生年不詳，為永樂二年（一四〇四）進士，卒於正統年間）、錢習禮（一三七三—一四六一）等人，在《明史·列傳》也各有專文介紹。總之，圖中十名與會人士除了謝環以外，皆為曾修《實錄》、著有文集的館閣重臣，在如《國朝獻徵錄》等的文獻當中，該群官員的生平及相關資料其實為數頗豐，不難查考。比對文獻即可得知楊榮（杏園雅集圖後序）所提供與會者的官職資訊均確實可靠。

服飾問題

按照《明史·職官志》，可查出雅集主人楊榮述及與會人士各自所任的官職品等：文中提到楊士奇官為少傅，是加官從一品；兩位少詹事王直、王英都是正四品官。楊溥名前的「大宗伯」三字是禮部尚書的別稱，六部尚書職等均為正二品。錢習禮與李時勉當時都是侍讀學士，職等從五品。左庶子周述是正五品官。陳循的侍講學士官等和侍讀學士一樣

是從五品。畫家謝環謝君官錦衣衛千戶，是正五品武官。而雅集主人楊榮那一長串的官銜「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則可拆解為散官、加官、本官與兼官，分別是從一品的榮祿大夫、從一品的少傅、正二品的工部尚書，以及正五品的謹身殿大學士。

而根據《明史·輿服志三》，早在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即有規定各品官員服飾，無故不得僭越。補紋部份規定：文官一品服繡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鷗，六品鷺鷥，七品鴻鵠，八品黃鸝，九品鶴鶉，雜職練鵲。武官一二品獅子，三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圖五，明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刊本《三才圖會》，明代文武官員補服圖樣。）除了補紋，袍色方面也有定制。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定文武官公服等級服色為：一品至四品穿緋袍；五品至七品穿青袍；八品

至九品穿綠袍。

所以問題來了！畫中穿官服的五名人物，只有楊榮和錢習禮穿著符合規定的仙鶴補紅袍和白鷗補青袍，其他卻足有三人穿不合規定：該穿白鷗補青袍的從五品侍讀學士李時勉卻被畫為身著六品文官所穿鷺鷥補青袍的樣子，畫中該穿錦雞補紅袍的正二品禮部尚書楊溥卻穿著一品文官的仙鶴補紅袍，該穿雲雁補紅袍的正四品少詹事王直卻穿著三品孔雀補配上五品以下官員才穿的青袍。補紋部份也許因為畫卷狀況不甚理想，補子紋樣漫漶不清，而拿來比對明代文武品官補服紋樣的《三才圖會》成書於萬曆年間，與杏園雅集圖成的正統二年相隔兩百多年，在補紋辨識的問題上也許會有些爭議，但是，官居四品，該穿紅袍的少詹事王直，袍色卻被畫成較低品位的青色，這個顯而易見的著色錯誤卻絕對說不過去。（見表一）

當過兵的朋友們一定知道，軍服不能亂穿。尉官肩章



圖五 明代文武官員補服圖樣
明·王圻，《三才圖會》，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表一

人名（按出場順序自右向左）	〈杏園雅集圖後序〉所載官銜	官品	《輿服志》規定應穿服飾	畫中穿著服飾
謝環	錦衣衛千戶	武官正五品	熊補青袍	便服（藍）
陳循	侍講學士	文官從五品	白鵝補青袍	便服（藍）
李時勉	侍讀學士	文官從五品	白鵝補青袍	鸞鷲補青袍（文官六品）
周述	左庶子	文官正五品	白鵝補青袍	便服（藍）
王直	少詹事	文官正四品	雲雁補紅袍	孔雀補（文官三品） 青袍（五品至七品）
楊士奇	少傅	文官從一品	仙鶴補紅袍	便服（藍）
楊榮	榮祿大夫（從一品）少傅（從一品）工部尚書（正二品）兼 謹身殿大學士（正五品）	文官從一品	仙鶴補紅袍	仙鶴補紅袍（文官一品）
王英	少詹事	文官正四品	雲雁補紅袍	便服（藍）
楊溥	大宗伯（禮部尚書）	文官正二品	錦雞補紅袍	仙鶴補紅袍（文官一品）
錢習禮	侍讀學士	文官從五品	白鵝補青袍	白鵝補青袍（文官五品）

用槓，校官用花，將官用星。現役軍人如果穿用服飾不合職位，根據《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刑法》第七十四條「公然冒用軍用服制罪」規定，將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十萬元以下罰金。而平民老百姓若是沒事亂穿軍警制服，則觸犯《刑法》第一五九條冒用公務員服制罪，可處五百元以下罰金。

同樣，封建時代的法律對於亂穿朝廷品官服制者的處分更重！明朝法令《大明律》對服飾違制罰則的規定非常清楚，如果不按規定穿用官服，違式僭用，有官者杖一百，罷職不敘。軍官降充總旗。無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長。工匠並笞五十；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如果傳說中，謝環真的藉由朝廷品官服色規定詆毀

畫出紅衣釣客的戴進，那麼除了實際上的穿錯僭越者會遭受懲罰，就連畫中人物的服飾違制，作畫畫家都難逃處分。會以這點挑人毛病的謝環自己一定不會犯下同類錯誤，更何況正統二年謝環已經是侍奉過四任皇帝，應該非常熟悉朝中體制的宮廷畫家。如果謝環以紅衣釣客詆毀戴進的傳說為真，那麼謝環本人肯定深明此中利

害，知法犯法的可能性想必不大。

因此，謝環以釣客不宜著紅衣譏諷戴進的傳說，與鎮江省博物館所藏〈杏園雅集圖〉是謝環真跡這兩件事情，不會同時為真。

謝環與戴進

謝環和戴進的互動關係，其實未必僅只於傳說中戴進御前呈畫的那一天。在出席杏園雅集的楊榮、楊士奇與王直等人文集裡，都收有和謝環、戴進來往有關的詩文；浙江美術學院收藏戴進所畫的〈松石軒圖〉卷後也有謝環、徐有貞等人的題字，可見此二人的交遊圈其實互有重疊。而無論謝環到底有沒有陷害戴進，以及用什麼理由在御前詆毀戴進，因此造成戴進御前供職之途受阻，都無法影響戴進的畫史地位。宮廷畫家與民間的職業畫家不同，前者領有固定月俸，而後者則必須有人買畫才有收入。宮廷畫家為求「作畫稱旨」，在伴君如伴虎的壓力之下，為因應宮廷喜尚的作品，

畫風多半不如在民間時自由創新多變化，而御前紅人特別告假不易，這對於山水畫家遊歷寫生遍覽群山的修行更是無所助益。

對戴進來說，進京闖蕩際遇未如預期也許是一生的遺憾，但是，宣宗朝的宮廷畫家除了謝環，尚有石銳、倪端、李在等人，而身後聲名無一能過戴進者。人生際遇的貴人與小人，原本一時之間就很難有個定論。至於謝環，如果他真的能夠只憑畫中一件紅衣，就絕了戴進的供御之路，而楊榮的〈杏園雅集圖後序〉既然名為「圖後序」，又明確點出了畫中人物的位置，很明顯的是圖成之後看圖所作，卻未能指出畫錯同朝列班同事袍色這樣明顯的錯誤，而且收錄這篇文章的文集又相當多見，不難抄取，那麼這幅鎮江省博物館藏的〈杏園雅集圖〉：您還確定這是正統二年當日楊榮親見的謝環真跡嗎？

作者為本院書畫處研究助理

註釋：

楊榮的〈杏園雅集圖後序〉清楚寫明圖中主人賓客應有十人，加上僮僕粗作，主僕賓客總共二十四人。在鎮江本〈杏園雅集圖〉中的人物數目符合楊榮的後序，但翁萬戈氏所收藏的〈杏園雅集圖〉的賓客卻少了謝環，僕人也因為缺少卷首部位的四人而只能看見十位。

參考文獻：

1. 陳芳妹，《戴進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
2. 鈴木敏，《中國繪畫史（下）》，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3. 高輔霖，《明代百官服飾制度及其僭越與濫賞研究》，私立輔仁大學織品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7月。
4. Maxwell K. Hearn, "An Early Ming Example of Multiples: Two Versions of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Apricot Garden," *Issues of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Painting*,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5. 吳誦芬，《謝環杏園雅集圖研究》，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